

蘇平仲文集

四

蘇平仲

知學

PDG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章貢蔡諒校正重刊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
知亳州錄事叅軍以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
其勅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祿登用皆
天下之賢材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
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傳堯
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
若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

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
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
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
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
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
即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攽曾肇
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旨宣各二斷來章
批荅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傳侍郎以舊疾未平未
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
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
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
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

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頌者姓蘇氏延慶
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
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
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字文
貞外郎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
郎庭堅之叔父嘗體勘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
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
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
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
慈孫無窮之思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

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詰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我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徙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宇權公直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

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
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
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
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
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
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
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線
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
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遇事輒從中沮之
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
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
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

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
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
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
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
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裴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
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
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魏國太
夫人歸里亟求間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年二月光
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諮訪初政公疏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
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鎮撫軍節度使適丁魏國憂乃議

服闋降制而公以執喪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少保
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薨矣則致仕
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
在薨之月者非也遺表聞輟朝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
致仕恤典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
致仕者亦非也尚賴此誥之存足以訂其謬云公自熙寧甲午
至辛丑八年之間徧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溪壬寅九月
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
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喪
長子又辭面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
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克擬謚號冊文官充上冊寶禮儀
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祔禮畢

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去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漢上先生贈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頗記先生初以明安國薦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叅大政言先生宜侍講讀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贊善堂翊善會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侵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新命既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

除寶曆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三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爲盛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雜揉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闕三省樞府者參政沈與求樞密孟庾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折彥復權簽書樞密院事權叅知政事今觀語中所署姓名可槩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符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玠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玠除少保來謝語主閫吏欲請鈞敵之

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叅之禮不可廢也璿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素憎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喚喚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沒於賊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

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愚齋先生奏藁并誥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自發府兵迫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黃鑣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朞月而爲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已奏削其籍又有蕭規者論大全黔面貶嶺南賈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已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屬也京學生葉李因星變率同舍生唐棟等八十三人扣闕言倡道專權譖國以道知奏藁出於李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坐以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擅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

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在右庠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
真豪傑士哉况先生之論倡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
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藉令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
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尉時所被告命實咸淳己巳則度宗嗣
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倡道始以喪師謫漳州尤可見
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于今士大夫知
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竄逐故其事白
于天下先生不竄逐故其事不白于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
不幸而不幸者廼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
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槩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
感而興起哉當理宗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爲
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貴

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
豈可不白之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竦動耶尚賴此書晚
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真如寶龜之遺足增志士之
氣豈特足爲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歲豈爲先生計哉

跋譚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譚公世
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裝也以示伯衡
於歲公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撓不隨之死以之
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
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幸公之後有若濟
者且寧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爲家乘公生細三府君府君生湘
潭縣丞縣丞生相谿居士居士生萬士府君安榮安榮生賢一

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稍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
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視漢萬石君家蓋
無愧焉齊則應辰之子也際今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
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爲管管鎮撫成金華駸駸顯融矣夫公
事徽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然身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同時
沮抑公若蔡京何卓軍窮櫓貴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超
天之與淵也今其胤胄存者其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
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
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真知言哉歎念之
餘輒識卷末惟爾後人尚益思延續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藝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

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
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
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既沒
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
莫之傳近時閭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况知
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
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
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况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
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
宋渡江以來變之先達清脩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
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
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

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衍之懿固莫加於淳乾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載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爲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交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戲慶曆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